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六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書五十

自叙

復趙提學陳獻章

來教摘諸聖賢垂世之言與僕之事參而辯之大抵愛
我深而告我盡也僕用是知執事之心一峰明白不欺
之心也一峰死僕哭之慟以為自今而後不復有如一
峰者今乃有執事幸甚幸甚執事為說本之經訓與僕

所以為學所以語人者同歸而殊途但僕前簡失之太
畧執事見之太明故疑僕之意異于執事而寔不異也
執事謂浙人以胡先生不教人習四禮為疑僕因謂禮
文雖不可不講然非所急正指四禮言耳非統論禮也
禮無所不統有不可須臾離者克己復禮是也若橫渠
以禮教人蓋亦由是推之教事：入途輒去使有所據
守耳若四禮則行之有時故其說可講誦而知之學者
進德修業以造于聖人緊要却不在此也程子曰其省
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外事與誠心對言正指文為

度数若以其至論之文為度数亦道之形見非可少者
但求道者有先後緩急之序故以且省為辭省之言畧
也謂姑畧去之不為害耳此蓋為初學未必立心者言
之非初學不云且也若以外事物累已而非此之謂則
當絕去豈直省之云乎不規：於往迹以干譽目前僕
之此言亦有為而發嘗與胡先生言之矣非諷執事也
此不欲形于筆札俟面告執事于僕謂無間者也苟事
有未當僕得盡言之豈假諷哉僕才不逮人年二十七
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于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

諱然未知入處比歸北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融合處也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衝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厯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有學于僕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粗有寔效者告之非務為高虛以誤人也執事

知我過胡先生而獨不察此僕是以盡言之希少留意餘不屑者

又陳獻章

古岡病夫陳某再拜書復僉憲趙大人先生執事伏讀來諭執事所以進僕者至矣所以教僕者亦至矣僕一顛愚人耳凡百無所通曉惟知自守而已曩者至京師與諸賢士大夫游日聽其議論天下之事亦頗有益惟是愚情終不能少變以同乎俗是以信己者少疑己者多也僕之所深與者皆執事同年而獨執事之名未聞

也奉附到董給事書其中稱道盛德不少置僕私心喜甚以為此來當得一見非子仁僕無以知執事然以子仁之言又未嘗不追恨于京遊之日也承喻有為毀僕者有曰自立門戶者是流于禪學者甚者則曰妄人率人于偽者凡于教者之詆執事皆不信之以為毀人者魚所不至自古聖賢未免見毀于人甚矣執事之心異于時人之心也僕又安敢與之強辯姑以述之近似者為執事陳之孔子教人文行忠信後之學孔子者則曰一為要一者魚欲也無欲則靜虛而動直然後聖可學

而至吾所謂自立門戶者非此類歟佛氏教人曰靜坐吾亦曰靜坐曰惺；吾亦曰惺；調息近于數息定力有似禪定所謂流于禪學非此類歟僕在京師適當應魁養病之初前此克恭亦以病去二公皆能審于進退者也其行止初無與于僕亦非僕所能與也不幸其迹偶與之同出京之時又同是以天下之責不仕者輒涉于僕其責取証于二公而僕自己丑得病五六年間自漢時發母氏加老是以不能出門耳則凡責僕以不仕者遂不可解所謂妄人率人于偽者又非此類歟僕嘗

明文海 卷之九十二
讀程子之書有曰學者當審己何如不可恤浮議僕服膺斯言有年矣安敢爭天下之口而浪為憂喜耶其晦也不久則其光也不大其誦也不甚則其信也不長物理固亦有然者矣僕或不為此戚也且僕聞投規于矩雖工師不能使之合雜宮于羽雖師曠不能使之何則方圓之器不同緩急之數異也尚何言哉尚或言哉惟執事矜其志而畧其迹取之羣昧之中置之多士之列則天下之知僕者無如執事矣幸甚幸甚都憲公雖未見顏色然仰之十餘年矣比聞下車以來德政之

布沛若時雨上自士大夫下至閭閻小民莫不欣躍鼓舞僕固願一見况始者嘗辱一言之譽僕又豈敢自為踈放比于固執者乎使回謹此以復冒瀆威尊惶恐無已

與高中立閣老書 趙貞吉

僕抵家閉戶追思往咎慨然嘆曰今之世惟高公能知我惟公能護我惟公能恕我往者合聚歡若骨肉一旦乖隔即成參商是某之罪過薄德甚矣然細思之雖人謀之未工亦似天命之已定奈之何哉某與公比肩出

入者十月未有一言之卻某雖不肖然自謂惟我為能
翼助于公嘗語公曰大有之世惟匪過于盛可以免咎
夫子曰善處此者可謂明辨哲矣夫哲人知幾知柔知
剛知微知彰遜處雍容上信下從身安而天下國家可
保矣又何必極其意之所之而後為快哉又嘗語公曰
數十年來人臣黨比成風共欺罔君上賄賂公行綱紀
蕩壞以致府庫空虛邊防廢潰人才風俗陋弊已甚公
稟扶輿清淑之氣剛毅爽朗文章蘊藉其八面應敵之
才居皇上賓友親臣之任振而新之在此時矣不可讓

也僕雖庸劣願効鉛刀之割自列于散宜南宮之儔以
佇觀公勲庸之焯茂夫此二語者僕嘗：而言之公亦
嘗：而聽之今猶在耳也嗟：僕欲以此義佐公安知
竟以此得罪耶命定故也豈盡由不肖之過乎哉然僕
自謝事別來終不敢以纖介有憾于公其拳：一念猶
慮公舉錯萬一或過則社稷奚賴焉故茲再述前言以
獻于公前其用意區：迂而可笑又如此韓子曰人臣
尚同非國家之利古之君子不盡以同為貴也嘗觀宋
相韓范富三君子在位議政未嘗盡合韓范于西事大

相矛盾有富議高郵守事有異范公因漸解去韓富議濮
事終身不合富公老猶慄：馬故知古之君子不以一
切扶同為正也僕身已老行將逃禪寂以消餘景耳駟
馬高蓋其憂甚大又豈知借此獻諛希他望哉唯念公
高明慈恕必能終始知我又惟善人能受善言惟賢者
所當責備故敢援筆不休擔突記室以自附于事君子
之義未審公果能亮之否

答東郭生書

楊循吉

生作書來稱道僕好述作必以能文詞名于時謂生知

僕不然也僕吳中一庸夫耳自少來從舉業師治經倪
首場屋操筆撰墨義色難之而人恒取以為輕重苟工
矣必譁傳朋友間騰敬譽美曰斯人且必顯此則我不
貴而人貴者也及竊窺經書用古法以讀味其詞玩其
義又倣效前人作文字一二篇宣述己意輒甚快而人
則訾之曰是不急務何庸為此則我貴而人不貴者也
向也當年少時不閱世故每不信時俗之所去取直非
病世人謂為失輕重之分及予果用是登科而向者舉
業之貴遂一驗即仕以後則有人間簿書聲援之事所

謂筆劄絕無用而向者何庸為之譏又一驗僕既罷官家
居久益知人情曲折人視操觚秉翰直如巫祝輩將謂
為世之不能生存而假是以鼻息者也既索之忽侮之
得其意不過一點首俯之則誚怒橫生謗罵而無忌然
後乃知所謂效古以為文詞信乎不急之務其貴不貴
又益大驗也然僕之好尊榮而惡侮慢固與人同願早
退而不疑者羸疾之交優勢不能耳夫閑居之法以恬
澹為要若欲以鉛槧宣志孰快于錘今以筆硯釣名孰
易于事功夫在彼既不為矣又何假足瑣者以重困

其精神哉且仕則為仕業簿書聲援是也今僕之歸既
已無勢力可動人矣如是而木訥質愚塊然以與人接
熙然以終其天年人視之尚不失為一前進士而欲
以文字名視之者不惟其官惟其技又不若高則呼
笑而誚其前每問近日之有何著作寒暄之不叙今古
之不談而專及乎是以若僕之朦不知世事而遂真巫
祝輩以為假食者然則欲貴而反賤豈不誠可羞耶且
九流有家其所執莫不有名彼古文者何名耶非舉業
非簿書屈誠惑之殆類游手無歸而取憎于世之尤者

生乃以望于我乎夫所貴乎士者以其讀書通道能達乎政也故用之則光于功業不用則寄之言論以是視士則士不限用不用而其恒貴而今已也不然不違如僕向所云者則無怪乎僕之不樂有是名也生為人倘儻好奇乃羅若羅若是豈知己乎哉故具以其意往白于身生其亮之無責僕以世所不貴之事

答鄭河源敬道書 祝允明

得侍儀詢僅三歲其間會晤數十荷愛慕德如自平生然使許時僅一二接顏面為荷與慕固亦當如是如異

執事者雖一日二接不能強合也如是者區：裹素無假類牙矣比承漢簡已畧答報亦必既辱洞亮之已而肺膈翻復象日弗自休故復欲申敷焉而勢須以書大凡世人莫不有志：正邪慝良殊而皆自願遂之其為邪慝者無論即為正而良其負性布行每恒難乎中庸或務恢拓至軒馳跌蕩其究聖人謂之狂或顛擘斂至刻峭孤絕其究聖人為之狷此皆自由其性知務從道而不得大中然必將務達焉以至于遂有若僕者狂乎狷乎每自揆量亦每自貳且笑焉夫中固不能凡臨事

明文海
卷一百一十六
九
志未始不在開達當是時自信甚篤脫落防檢誠能守
萬子有一映乃遂敏屬于己酌而應乎人要之不逆吾
道與反吾志其間小、移柱趨調亦無必校期為之而
猶為成章云耳或不吾亮吾巽忍至乎八九馬而彼此
且遂事焉終將并其志而遷之焉于是則蒙頑之姿必
至于大校其事可捐者捐去不復望于同不可捐則以
死期之不敢誣也由前之必為近乎狂後之捐無期近
乎狷鄙夫之執蓋若是寵辱禍福誠不能計然用是以
賈禍特多焉夫今之世何世哉以是執也行乎族且難

况世乎州閭且難况數千里外華尾蠻頭之域乎哉然
而以遲莫之景當百萃之後冒馬往為之烏有俊馬無故
馬者抑雖得肯不驚馬何也由先識之矣然而必為
之者何也以為人生窮通升沉福與禍雖出乎人無不
樞筦于天于命也已且若是者固宜失之細人而得之
君子獨求于逆我道不反我志不差我心不負我天故
冒馬往為之如使君子且不容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即今使大戾賈禍如前云、即死無惕容夫何懼之有
哉然自蹈陷危塗既蒙當世公卿貴賢大人煦溫而援

明文海
上之霽暘之光甘露之潤喬柯之休寔謂至知殊遭矣
至于今之知與遭也猶然而恨夫不肖之不足能以順
奉之也奈何哉奈何哉獠獷之俗咸陽之鑿發其鄙矜
羊之角摧其頑猶未革也載可導而牽之乎今日不肖
固無事凡所以回吾道錮吾志潦溷塗炭者非上也非
下也非天也非人也已也非已之宅也不即去而已矣
然其為不即去也正以去不洞朗更是逆道反志故爾
有如昨歲事有累道若志者既告去數矣其後事既
散落無統乃徑還己此非謾譎為罔人也嗟乎鄭君今

之世大人君子滿前吾豈敢以己誣人哉第古之待士
也因其材而篤焉其志在成物今之待士也律萬品而
一之握吾之律示盡吾之心成否非所必也吾蒙知焉
遭焉待而欲成之焉感慕而已矣曷其忘乎且夫人之
材品不齊其亡乎此而獲乎彼也多不完故有為者不
可律于一不可望于人從吾所獲而自成之若是者古
之人皆爾矣又豈况于今乎某之于仕得不得未可知
也于文章間不敢言得期厲力少勉就則亦可知也
今衆賢諸友繆見錄取者亦以其所為言語可見者來

之耳然是物乃日常酬答賓友請覓今雖謂有數十百
卷非其之至也愚者之少分頗得自至者未之呈著也
合為執事呈之故夫探理德之真尋道器之秘極人世
之務上引聖神中準時憲下愜蒸人以可立與為者有
子通五十五篇括而韻之者有大游賦一首索贖隱貫
異同抽篋取寶指掌向人竊還織忽必有物焉者有子
微人篇衡鋪昔今直訂是非觸意而語隨手而述夫
人蟲草廣大碎瑣索之而每得者有子雜十卷其
宅言理載事尚有數種類唯歷世良史二三大家其餘

雖瑕類不無要與近代暗澀局陋者大殊最異是趙宋
之牒益甚膚鄙其一作者予奪取棄見道大同其二畏
守太過多筆寡削通數百家之猥穢而首尾畫一宛然
公移其三成于遼金之際勢固有知之而不敢盡符孔
氏之道者此則尤切介：于愚衷大不自量而輒欲裁
定之頃已造端中輟復久今若遂置刀筆長還山林畢
志史業斯文苟就亦不謂千年無知己也此外英山秀
水幽壑秘壑壺觴絲竹誰其奪之伏惟執事高朗傑立
古人為徒才志德學皆非蹇蹶者所望昨日同役于潮

雖非共事大帥畧同此獨坐時然耳譬之玉石同炎蕭
蘭萌並霜塵世常態何足挂言然執事蕭雲之駕理豈
有可柅者超然遐驤為知者吐氣毋為似鈍者不能力
為所為以諧人所望而更聖；乎人不望者而勞力用
瘁煩以自苦焉以為時羣嗤允明再拜

與劉羅川刑部書姚翼

僕生平無他長惟束髮以來即耽好古文辭悞不自量
跛足材嫗妄希邯鄲之步以為非博極諸家不能折衷
其旨而得其深遂自春秋左氏以下及戰國策士之談

漢則馬班劉向唐則韓愈柳宗元宋歐則陽曾王蘇氏
父子與其同時附麗而與者凡所述作莫不縱心而屬
目焉于諸家之中馬遷昌黎尤然篤好顧才弱思澁每
一秉筆尾瓚猥陋求古人之唾遺而不可得繼又以為
太史公之文初亦蹇澁其後南上會稽探禹穴浮沅湘
北涉汶泗過鄒魯之墟足跡幾半天下乃得收攬海內
名山大壑扶輿磅礴之氣而發之為文然後其辭宏深
而怪特恍惚變幻莫可踪跡輒欣慕之自謂其不善為
文蓋由二十年困于庠序不能脫身漫游如子長故寡

聞鮮見而然或、非其才之罪也幸中歲以來偶以行
後水道走天雄軍由陸以歸既又以貢偕計吏上春官
近復謁選銓部兩走京師觀帝王宮闕之壯麗及金城
石郭之劍險涉江淮絕河而亂仰觀岱嶽徘徊闕里之
間庶幾若見先進之禮樂茲又捧檄來豫章渡錢唐望
海門之潮陟富春泛彭蠡其所經行雖未及于長而較
之閔門裹足之夫則亦有間矣然自讀其所為文猶顏
焉故我吾未能稍變豈天之所限人力之所不能浮邪
乃今則既老矣竊伏愧咎丈夫處世戴天履地既遭時

不偶厄于下位不得附當世名公鉅人者顯揚功名垂
之竹帛而又不能自効其愚勒一家之言以遺于世亦
烏用此生哉乃追思既往既以限于天賦而博綜往古
游攬山川皆無益于其文矣惟方壯時嘗得游荆川唐
中丞之門而與之上下其論且自少與鹿門茅憲副為
綰帶交而得其砥礪切磋之益中丞公本朝文章宗匠
而論當世文壇之士若憲副君亦可屈指而數僕雖未
能得二家之肯綮縻而稍、窺見為文之概多出于二
公之力每妄有撰述友朋間識者亦往、謂得于二氏

明道集 卷一百九十五
者為多始知庸魯如僕其于文章机括之妙固非由天地間山川靈淑之氣可以觸目而悟雖授受之際苟非面相指示亦不易得之于神交向非兩公師友之助則好之雖勤終無補矣然則為今之計惟畫交一世名公以廣師資乃為至術而嘗聞閩中有王遵儼大叅者與荆川師相為伯仲惜不可及一叩其衷而遵儼業已物故官輒至茲土乃知羅川劉公古馬韓之徒而江右文章巨擘也始至一^印候于門墻而不可遽得既數月乃竊從他所獲見著作一二尤信所聞之不謬始知匡廬彭

蠡之秀發初于歐陽半山再發于東里而今于我公又盛露其竒信山川之有益于人文而益自謂其庸魯之甚也昔之面相授受如荆川公者既已辭令今世之士而與馬韓諸公者倡和于九京不可復聞其緒論矣復得馬韓之徒如公者幸相去百里而遙則其私心之所向往欲以昔之所以事荆川公者事之而庶幾由此以得遂其生平篤好馬韓之私其意專而願切何可勝道也願以拘于職守不容解脫且自強達喻必從陸走而儒官無車騎之便又不欲以私務借力于有司以故悠

悠期月所懷未展偶與龍城朱丈一道及之朱丈自言
于門下為莫逆交遂敢敬其尺素假之先談以陳于記
室併獻舊所為文二卷乞憐而裁教之稍為指迷以免
歧途之位泣蓋秉僕向往之勤而有一言之及其則幾
之感應或亦不異面談而可以啟僕之愚未可知也叅
對終當有期不盡萬一

奉霍相公書

羅虞臣

虞臣不肖不能委曲時骸悻直成性遂爾墮跡昭憲昭
憲名編獄錄重貽父師寤寐之憂虞臣誠死罪死罪被

繫以來每見獄吏咆哮心魂惕羣與諸囚括髮交手
足閉械帶索坐饒蟻蟲一月之內僅能再櫛耳念自遠
違杖履音墨載疎輒欲作書遺報然薄命之灾幾成狼
戾氣骸虛羸不任執筆又服醫家息慮存神收精還吐
之言誤為過信竟爾遲疑乃今削骨稍能倚凭而眠食
據褥尚類嬰兒嗟乎嗟乎今日之事故未敢一二談也
虞臣少藉矩範稍知章句徒以盜竊文史之間非有杜
偉廊廟之氣既放清簡之識謬膺荐拔得列清曹然長
竊慕稽生之為人自以剛腸疾惡遇事直言乃辭舉吏

明文海 卷之六 三
部絕交山清斯固哲士之高趣而雅人之遠圖者也觀
其遺書昭若發矇或吐志時事便學掛冠但十日之隸
未去飢寒所以俛首縮眉求寄衣食重慙君子之恩竟
離黨構之禍命也如此敢復云：一自罷官之後吏持
逐禁來相齟齬遂命僕夫理奔策仗孤劍出都門望指
河西當此時晨登征途則受訶閱吏夕托馬首則諱言
逐客自非識時知命誰不可嗟行路之難隕涕狹斜之
曲者哉然而非吾心所懼仲尼素位之訓莊生齊物之
篇作者雅志似吾不少之也乃若玄英徂節青陽協候

始掛長帆出清洲渡淮海望金陵伏謁我公都下侍領
言笑然後遡長江入彭蠡訪匡廬弔白鹿之遺跡遂循
東林上天池求高皇帝所為周顛碑讀焉斯固行道之
勞而寔積心之所希豔者也若夫歸而誅茅結屋墳索
置前圖謀陳後爾乃摠括百家馳騁千載雖仲舒潭思
下帷嚴平不窺城市自謂猶似過之何則誠以虛生不
如營名而羨古不如自立也但窈有懷性恐聰明易衰
重負我公訓旨點玷門牆興言及此夜不成寐獄錄一
首附獻左右諺曰厚者不毀人以益名知者不揚默以

明文海 卷之六 三
危身每服斯言良增報愧然斯獄之成本自鈎織亦我
公世道之憂也故首尾具論踈鹵不文何勝悚息

復翁東涯書 羅虞臣

與子信次京國忽復參商念言蒼梧轉多芳緒人至猥
惠德音故人天涯倏若談面來教叙陳邊郡之勞且勸
僕以進賢退不肖之指嘉命損辱鄙曷能當吾子振翰
天衢高視上京塊爾雄心難可比量已而出使邊郵式
監蠻長夫君子不易俗而治民志士不異操而居險吾
子陋膠東之無竒卑子康之憤積是故荒瘡不足為子

惡繩墨不足為子拘僕視之豈薄志于梧哉願僕媿無
鄉里之行又寡交遊之譽曩者曹員詔辟鄉賢翹俟當
此時人自謂清通之斐楷更生簡約之阮放尚在譬
若爭餅羶兒惟相競口除書忽下首被非任夫徐生願
辭道子之舉叔夜求絕之山濤之交昔人雅志良有以
也一入省署懶受羈束舊有惡悶心疾遇囂輒發即鎮
日之內呻喚不止每見相坐委折齷齪不能學且令喉
嚨中時抑也良故厭之夫善宦之巧進慙司馬高舉
之智退謝長公方欲咏招隱之詩擬閑居之賦然華耀

中戰俗累外纏用方寸之情喪不訾之德而子責我以
涇渭荐紳抑揚庶品之道無乃與僕初心謬乎且夫白
骨疑象魚目類珠言似之能亂真也苟非賢哲孰能參
驗若僕則非其比矣且子又欲聞僕所定交嗟乎未易
言也憶在冲齋靡知檢括自謂高談可以娛心綴言可
以抗志玩素可以抑情單居可以流譽遂爾閉門學鈍
破偶成竒視入幕之賓則咄志望延賢之閣而屏跡晚
涉世途更嬰宦疹追念生平裁深痛抑然性有所短心
有所暗終非可以絃韋移也屬邇以來時懃逼煎志局

難改出門無違處室獨娛固足下所深悲而鄙人之用
兢者也敢求之叩無以遺報不敢懷隱故畧述其梗
槩歲月不停山原復隔子非茂齒我亦彫容無緣把臂
願冀努力

山中答張子九溪書

沈

愷

自江上執手暮雲烟樹隱々如昨日事兩承至教不減
聞韶真黃鍾在懸而瓦缶難乎為音誤辱推獎若欲以
著作表見趨而納諸古人之域且論以子才莫為子知
又若惻々重為愛惜愷乃呼天嘆曰愷雖木石豈不自

明文海 卷之九 三
諒敢忘子之言哉嘗謂丈夫生世上之不能總統百氏
叙述十經藏之深山傳之好事以成一家之言即當剖
質相明亦足以彰偉觀流薄曜使後世有知者甘鮑魚
之腥而忘其臭萬一有亮其心亦不殞于蓬蒿而弗聞
也奈之何有大繆不然者嗟乎非子誰則知者愷本海
濱下材無足齒錄黃之知昏力劣讀書修文弗克樹立
雖愷亦不自知奚暇望人之知自愷摠髮以來連不第
子有司晚脫泥塗亦已後時一為俗吏百事具廢待罪
西曹蚤出夜歸樊維檻束日與罪囚相問答而敲撲呼

號之教窮日不徹即欲操弄筆硯昂首伸眉論列古人
其心已奄然靡矣重以家門不造变故相尋先人已先
棄不肖去山妻弱子接踵而沒西風鳴枯嶙然獨處慘
毒萬狀痛苦莫喻言念及此不覺心腸沸熱如撩湯火
食若噎夢若驚寢若愕忽：若不欲生有此惡况猶復
強顏濡毫以成文章必不然矣第恨壯盛時無所自見
恐青陽不再老態將至人命飛霜詎同金石竊惧後者
之不知今嗟無及矣雖事與願睽時不相值然恋好成
癖終不能割去或情事稍伸愁苦不甚纏心乃舉架上

遺書讀之片言意會至手足不自禁惟孤陋聞無所
進裁譬之燕人適越且南且北若冒霧然莖：莫知道
從良用自苦幾欲取裁于有道者之門則又有分醜婦
出門舉止言笑動不若人愧容滿面輒復中止今之為
士握寸管挾方牘往：延譽公卿流光四國豈其力能
自致于青雲之上而一無所附麗哉要亦有先容之客
隋珠卞璧無故而暗投于人未有不按劍而起者愷非
不欲操寸管挾方牘以取裁于人：忍按劍而起為天
下戮咤人謂我何且愷平生不善俯仰所向輒值墻各

與人交非度言緩急不復往來無事率閉門掃軌弛置
自便都不識覲伺人即有以文名家者見其揚：誇誦
言咤他顧詞色不及則又不肯低下取容作翁：熱蘆
簪戚施已退縮不前重以旁觀者從而狎侮之詎肯向
人作効嘖態邪此愚所以寧甘心孤陋益增蠢愚而不
悔也士嘗伸于知己屈于不知己人惟識玉卞氏或免
于三泣人惟知音爨下之桐可登之清廟故管仲知于
鮑子世始知有管仲伯牙知于子期世始知有伯牙天地如
此其大古今如此其遠肝胆相照知者有幾人故

騏驥常有伯樂不常有莫邪干將常有歐冶不常有世
之知不知不暇計子于不才不可謂無情至矣蚤夜惟懼
負子之知恐終泯：無以自別于木石此腸一日而九
迴一飯而三嘆且繼之呼天而泣也愷雖不敏敢不鞭
策思奮以標趨古人今塵緣去斷是非榮辱猶懸于
人世路險巖孤踪蹇跡尚未知稅駕之所嗟乎人生貴自
立爾雖富貴何為行將歸老于九山之野若東方生所
謂築土為室編蓬為戶讀書其中將窮幽剔微以盡其
平生不自揆測苟有一得倘自處于作者之域庶幾大

雅可與尚得免為鄉人而不與木石伍亦不為非倖也
特愛及此長歌當哭譬言成哀不覺為狂為僻為迂惟
子亮之不然是馬遷之志不達于任侯少卿之心不信
于蘇季也惟子亮之

報彭海鶴江以東

郵致翰教幾何時矣客鮮宛陵之便竟未得報費書至
自里中再承芳訊蓋悠然有停雲之感焉嘗讀太史公
書每言未嘗不嗟：太息而後之文人者輒效之篇出
則淫：歛：咨嗟涕泗景幅不一減也謂何至若是文

明文海
家者流故作態耳今誦來翰則衿袂不覺沾濕豈非情
有所必至雖欲禁之而不能也異哉造物之于人也謂
兄為不困乎則以兄之苞併該綜淵邃閱碩上之不得
翔徊禁閨次之不得優游蘭省而碩沉淪于蔬圃之間
厚之才而不優之位至如某者乃倖每過當即以既通
籍論錢穀工虞吾可辦也吾將安之性故巽懦即小事
猶豫逗遛不能決何以察官邪而明黜陟幼荷人祖督
之章句俳偶數言年僅：知如是已耳固無所謂玄詣淵
造也更稟素弱自見日則神眩奪心善驚夜每寢則冲

達旦故既入籍而頰石則仇讐視之不獨弁髦也而迺
使之司校士于人文林摠之都其于才不才亦倒置甚
矣然兄仕雖不達而抱其所蘊出入超然自有餘裕矧
望寔蔚著憐才者每改容禮之則固未始困也弟而仕
皆強之所不堪而今益狼狽若有不可支扶欲強學則
口不復能伊吾佔畢而病日侵凌據案則頭苦痛而魂
惘：不自知其為人世如此而仕謂亨乎謂困乎且孤
形孑立笑語雖親而矜惇然于塵端魍魎驕于晝接向
非持老僧之法以不見不聞處之其不滅沒于伎倆也

明文海
卷之三
三
無幾矣去歲由九江至省道匡廬山下東林寺恍聞三
嘯鼓足輒超超不能進折腰何足辱乃元亮不肯一折
故千載仰其高風今當復由斯道愧矣何顏然不能不
含愧而過者桑梓事兄所知也歷宦十年餘而無數計
之產太母九十有二幸飲食無恙例外官引致便是長
往尚子平所以猶不遽絕念于婚嫁也若考槃寤言何
嘗一忘獨寐哉已矣惟兄可語此心故不厭繁瑣而寄
言于千里之外亦以虞卿之欲比而竊有感也且時自
饒汎湖望潯陽風雨四來烟雲漠漠上窮下際泊然孤

舟因思鷓鴣夷浣沙一何智也載酒持螯一何放也蓑笠
橫釣一何適也而流星犯座龍袞淵沉岌岌乎殆矣帝
王有真天命固在人知淮甸飛龍金陵定鼎而不知皇
圖億萬年之基寔定于洪濤浩淼不測之中昔僅睹之紀
錄而今得奉簡書雖不有三子之達而泝游其間寅恭
對越如親矢石而側虎賁環衛之末者凡斯蓋欲協之
教韻而意固散而不屬也遂于復言一發其幽愁憤鬱
無慘不平之素所苑積未而獲一申者如所云吾椒當
開闔則有樂公為名臣初為中書省郎為侍郎今南史

明文海
部也而碑不紀名景泰初則有黃公為江西學憲而空
同遺之人耶地耶當當竊憤之承教亟為留念第增入原碑
則促窄不稱觀另立碑則嫌于前人之棄又恐後來者
之並棄之也尚此持兩端表揚係風教有呈請者魚一
不即行而題請則近有例且尚未暇類摠也諸所便宜
及聞缺失空無南征流有逆沂也幸便督教之太老夫
人朝夕侍甚歡知益健餘惟若甚自怡近作希併數切
曰何足與聞大雅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七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書五十一

自叙

與凌藻泉書 宗 鑒

去冬辱遠貽先大夫刻集并尊稿又承珍惠感謝無量
僕至京會趙濟泉年兄倫道兄佳政雅譽健羨健羨追
惟南都僕幸廁兄及白灣龍川年末今吳萬二兄已懸
車矣而兄展驥環滁行且臺諫柄用獨弟今春又復敗

北南還奈何奈何且庚戌之春別兄以來寒暑數易不能一面昔三年不見東山猶嘆其遠况今過之倦戀之情如何可言僕生長闕闕無闕闕門祚之蔭又早失母氏鞠于大夫母憐恤見驕且性多拗匍匐艱苦以故惜于世務即弱冠之年猶襁褓之日也乃欲貴之終軍奏對賈誼登朝之事斯亦難矣齊王融年二十四而未侯乃嘆曰鄧禹落漠笑人嗟乎人苦不自知願僕何人敢懷斯慮處潦倒垂及壯年始獲鄉薦與兄同榜榮踰分外遂萌倏倖之心謂青雲之上可以立至乃今五上南宮

往返數萬里年過不惑髮已種猶爾落人後上之不能範身樹德以挾曾史之情其次不能委質策名以紹夔龍之業其次不能巖栖穴處以振巢由之風隨時俯仰無短長無惑乎師友見絕親戚寡助時俗所斥而士林不列也亦由不獲細行老不曉事懶慢相成年力俱逝草木同腐可預知矣凡今之人惟錢而已而僕素貧薄家無置錐又以庸惰之質不善治生陶朱公屢散復集既鮮其術石季倫百道營生復迷其方往年繼母背棄繼以祖母祖母傾產又繼以所天力營三喪先

君尚在淺殯北域簡陋蒸嘗缺蓋不特妻妾號寒于燠
歲子女啼飢于豐年也人每勸之長官達吏閔白通
事竊宵燭之末光莫玉帛之餘潤奈何僕之狂慙類正
平輕佻同德祖山禽野鹿不受羈紲非獨不可馴狎抑
且動輒抵觸故屏迹公門謝絕利途非能之而不欲乃
欲之而不能也又性喜詩歌見古人之四聲八韻安肆
訛評謬言牀要寓目舍毫即事吮墨忘其醜惡直寫胸
臆意興所到輒廢寢食亦猶反舌鳴春蟋蟀吟秋各言
其志匪曰異撰豈敢以辭翰為勲績著述成君子哉夫

所尚在此則所棄在彼聲歌既習則帖括必踈操瑟齊
門投璞楚國是宜孟明之三戰三北若此也僑居徙屋
不出郡城郡城昔稱清遠今乃殊俗險情贅行之徒額
瞬目語之態以僕之行處之譬諸語凝水于憂夏蟲納方
椎于圓鑿其不倫明矣間有一二友生又落：散處出
無與遊入無與俱良時美景誰與酬酢濁酒一壺殘書
數卷破屋冷毡凝坐終日或水邊林下散髮行吟愧花
柳之芳妍羨魚鳥之潛躍形滯神飛獨往忘返天賜懸
解偏喜軒睡首方就枕鼻息鉤：潛天潛地之時百憂

不能攻萬慮不足營矣妻子見僕若此自為痴狂亦不
甚惜今歲滿擬以資格謁選或令長或貳俸以竊升斗
之祿江荆石何春泉謂僕老于年不老于事未可臨民
僕亦自分迂僻之性施之官方所謂搯刀而割傷人必
多數年之後傲與歲俱衰懟與氣共弱從事簡緩之末
庶幾銷譴省不貽深辱大詬于先人也或者見僕不選
妄相忖度以僕覲覲制科嗟乎僕之業術既如彼僕
之年歲又若此馮唐老而顏駟醜乃欲策勳天府馳譽
皇家其諸齊駕駘之步于驥騏驎之駿等嫫姆之態于

南威之妍者矣聊因通問敢肆肝格時因風便母吝金
玉

答楊升菴修撰書 孫宜

楊伯亨來敬奉華略兼睹奧篇沉楚之音該洽之蘊胥
見之矣發迷撤蔽益寡腴枯僕之得之何幸何幸竊每
究開國之文考累葉之撰而論之洪武初元迄于敬皇
其人雖顯達各臻輝光未泯然皆膚近之恒才卑庸之
俗技耳律以超群拔類無足觀者壬戌之歲則有對山
康子創新奇迤麗之詞韶鳴當道雖道與時違材增衆

黜而彬上特盛鮮有或加嗣茲以降若公者又獨非其
人乎公之著述篇章較之對山子殊驟逸響良能妙致
僕固不敢妄相品躋乃其脫流俗企古昔明脩躄之工
而絳變態之旨則過于往輩信什伯矣前賢靡抹後進
繼作由公而下如某如某厥文愈昭試取而讀之未論
古人即于今人當復為何等家也吁嗟悲乎人才之難
得名第之多偉若此而世之論者碩繆無定裁乃值以
其偉槩之茲豪傑之士所以恒不獲伸而鬪茸者之恒
擢也茲僕之所以憤慨扼息為夫人不平為己自悼而

莫能已也僕南方韋布儒也荷天地之風成賴父師之
至教往者十四五時嘗欲揚素霄凌白日翱翔鸞鷟之
末而赫燁于螭豹之叢矣志廣技踈遇乖時頗驅馳以
來百無所遂退而修班揚之業效漢晉之傳聞李杜之
規洩徐何之祕期在集大成于數代會衆流于諸君努
力數年遂成卷帙竊不自料敢謂粗有一得之愚者然
而世之人顧不以為然聆篇睹篇往往群詆而競棄私
據而曲排之僕于是仰天歎歎每自嘆其遇之益乖而
時之益不我值也又每自咎其投之暗昧而示之泛常

宜其文之不為人取也于是韜歛晦藏益欲以待知者
聞有其氏子焉衆之所謂能文士也當乙未計偕之歲
遂以文謁于燕京之邸某氏子時僕之謁也故久不出
出也高視而濶步淺揖而大言若欲無我者僕于是唯
而退莞而笑已而告人曰甚矣某氏子之淺也夫某氏
子之位崇已所接人亦衆已豈不聞世有一孫子乎且
氏子嘗卑列于校藝之場而抑扼不信于時俗之眼矣
力爭廣譽深荐誠焚孫氏之父子不無知己立焉而今
顧高視濶步也揖之淺言之巨若欲無我也此無他自

侈其位之崇過之奇囊橐之富意氣敵利之洶溢而不
知天下有道義有文章有可畏之才有窮達靡易之士
而有草野間可以是非軒輊我之夫也于是愈益自嘆
其過之平時之匪值愈益咎其投之暗昧而示之泛常
蓋其心且終焉已矣乃孰知遐荒之外未面之交忘年
之契欣賞羨慕有如執事者乎執事曰製作追古人斯
言也僕之所苦心而默期者也曰投荒之作初唐未有
斯言也僕之所妄擬而獨信者也執事何從得之何由
而別之此無他才有相遇則知有獨深識之遠則品之

數真故也古之豪傑英俊抱能蓄伎固有舉世非之不
以為屈而一人信之遽謂足以黜千萬人之見者矣况
僕之庸文鄙藻獲可于世匪一人而公之所取真所謂
足以千萬人黜者乎雖然悉其美不若洞其惡遺其短由
溺其長今夫文章之道大矣譬諸缶輪之造器千竒百
思尚有遺巧西施南威取媚人主之前意態橫出彼固
自以為未足也茲昔之士所以一賦十年而小如大怪
不以中忤誠有見于是者向僕所致命筆倉卒而率情
任意有得焉耳公顧云然豈所謂愛而溺也而遺者乎

抑舉其可而不可者將俾之自擇乎不然是公終以我
誤也是今之人棄僕也棄所長而公之僕取也併其短
而濫之不可之大者也惟公其教焉寔公企望遐荒萬
里願見靡由瘴癘之鄉魑魅之國伏惟自愛鄙律五章
率烏奉寄者抱病清湘隱憂文集華篇巨什愧不能為
亦以闡懷述事前所謂投荒者盡之宜再拜

報謝洪甫書

孫宜

辱賜書過督且示所以絕交意僕非敢不受也僕雖疲
駑亦嘗廁聞古人之訓矣昔樂毅有言忠臣去國恥潔

其名君子文絕忌出惡教誠義意綢繆不忍自致于薄也今足下乃若望僕為慕世俗之矯激而忘忱慙善道之義者情寔不解且怪足下誤鄙人之愚而過以興怨嗟乎嗟乎事豈可以一言白哉往者僕卒相被即欲為足下辨之又迫賤疑相見日寡會一二知識數以鄙文為索促也無須史間懷復不已請略陳固陋僕聞之修身者士之首也蓄材者養之素也樹功者業之成也蓋寔用並致斯為全美若偏守一隅非書即馳故巢由遁迹臯稷著稱隨光遠藏伊摯格帝仲尼亦云我無可無

不可彼皆以內外之辨為至而賤末俗之拘牽者也然或有屏淵藪棄簪舄而聖賢謂之潔身信道者誠非貴其名也要之才高而世不知行篤而人不察徘徊眷戀而無可為真心自保足以忘世故遂已爾豈其欲哉豈其欲哉自漢魏來修詞立名之士往往操弄觚翰摘篇組韻自謂能事未泯不振音節昏靡夫掄搦嚴律窮極浮暢一藝之工有道者弗為也直以積學覽物博古籌今自致寔效為可爾今不此事顧獨曰詞賦詞賦云假令文埒屈賈藝絕班揚詩追曹謝而立談樽俎不能置

詞事故纏紛奉首畏縮亦奚事乎故僕每自念上之不
能信道會材明識時務以待主知次之不能斂躬植厚
立為敦篤以規寔蓄乃亦沉汎俗拘世見繪藻飾辭徒
以自病可愧甚矣身雖已速滯不復而往也論說及之
誠不自料欲以望于人也往者足下初相遇即以文章
急逸為慕僕輒微直其對以為足下今壯齡夙志當誦
明經畧若僕前所敷者已非所宜問足下不深惟其本
心而猥隨衆之見謂僕為輕僕未測足下復累以此自
暴足下對人言輒有怨聲嗟乎嗟乎僕于足下尚何言

哉且僕非不能效王昶之止謗而乃逞辨會宗之側為
工也蓋昔者巨源強荐叔夜絕交王允失行袁悅棄之
吳起薄母曾參疎之冉求以聚歛附惡季氏仲尼欲使
弟子鳴鼓數君子者誠覩行義之乖謬識意之相離而
然也若僕所為告乃始以為有分毫之益而思見內于
左右非有巨源允起之失冉求聚益之行也足下之說
誰從授耶夫朋友之際人所難全言語規誨急切峻峭
則誠有之特情恃愛以至此云何可深過也昔者伍員
忠言而吳棄屈平直諫而楚疎僕嘗不信以為君之于

明文海 卷一百一十七 九
臣腹心相照終始相庇奚有如所謂者述作之士逞浮
飾虛以彰二子之名爾以足下今日例之不愈信乎且
足下幸無他分而援朋友之勢相怨也令足下操吳王
楚靈死生之柄而僕秉伍員屈平強梗之忠豈不殆哉
豈不殆哉今足下不審思僕之忠言直諫善自磨礪求
臻乎寔用之學乃猶欲悅詞人之麗藻步曹晉之高風
執筆摸倣少得其糟粕即捭机白擅謂成名家是舍瑟
琴而搏纂篋之器又復不閑其挑攏拊拍之法則奚就
哉然僕已見疑無可激者竊慕足下昔日之情而欲附

古忠厚不出惡聲之訓翻然長悟僕即負祖執荆襄一
望清揚白前答是以賜一日而九迴屏居靜坐常忽
若有所失今聞足下乃益肆謗議無所復容是僕終已
不得攄憤懣以曉足下也古人有云投我以桃報之以
李言相稱也足下舍桃李之芬郁而握蕢菜以相擲僕
豈得默已而已乎吁乃今與足下判矣謹再拜

與王德仁侍御 許應元

旬日再奉教札開誨勤至及諭遭謗被謗因緣所自雖
遭顛躓而猶憐已不忘夙昔兄之用心可謂厚矣幸甚

明文海
卷之九
僕樹立無素不能取鄉曲之譽又稟賦愚闇率情任真不能呢誓伊嗟與兒女子爭巧慧外為自憙而菟隱隱賊以相誑給此誠世人之常度而僕之所不足也兄之有取于僕豈不以斯哉僕承先人緒餘束髮受書竊窺古人之跡今三十年矣血氣就衰志意頽墮混心與庸衆人處固未嘗有卓特詭異之稱也兄過取之以為可與耳而僕內之則德義虛薄無中孚盈缶之素外之則操行庸鄙無允顯昭灼之觀故使惡聲流聞謗毀叢集修之寔難隳之甚易尚何言哉然計未但已夫志義不

立故名譽不聞志義立而名不聞乃可過之朋友是以謗議歸于下流僞郵起于增積蹤跡之間僕寔忽之又豈可尤人耶夫正色出辭則悖慢斯遠勤而葺之耕而獲之沃本而求寔增膏而希先自顯庸也即不能懷仁輔義建瓌偉非常之業以流惠當世垂休方來猶將托志儒雅附于介士扣角商歌若出金石思原憲季次之所履求仲舒楊雄之所以澹泊無營盡精墳典苟不厭死而已矣兄視僕生平豈常遊敵好勢利求奇贏與世人同所甘樂者哉又豈能睚眦齟齬曲王公之門幾

無端功名者耶僕之鄙素凡既察之矣僕本貧家上有
老母素無畊桑之業家之紀綱之僕不能脫屣微祿以
挂世網昔鼎政狗屠也猶幸日有甘膳以奉朝夕黃叔
度牛醫之子茅容田野之毗耳咸能砥節修行竭力養
母見重于當世取異于名友而僕力耕不可積著無訾
兄弟二人皆為士人而使堂上恒憂朝夕僕寧可復為
人耶所不能唾去者徒有此爾而事又有不得盡然者
僕既不可無祿先人之服既闕赴部謁除不幸而擢冗
曹承乏祗役非可辭免免勉從事遂在于此薄命所遭

安所歸咎兄以為僕之心事如何哉上之不能發奮蹕
厲越庸俗之未議蹈令哲之高軌以勉樹教寔下之不
能依阿傳會取當世之所謂休顯以炫耀里中之兒小
人之所訕笑君子之所不與僕復何心尚忝祿仕兄雖
履困不知僕之前後跋躓也此事既竣則將拂衣東歸
以求初志舍弟漸知事庶幾干祿以養母耳布衣蔬食
聊以卒歲種樹灌園可以永日苟有餘暇亦將方羊翰
墨之林游心道術窺扶微眇高可希游夏下不失退之
此亦僕夙昔之永懷也不敢遂以絕于世苟其無知則

終焉而已爾鬱鬱也蓋久寡與甚歡聊復一發以當對談
幸勿訝其不遜來教謂俗眼視人無足較計惟知自有
此道願與兄共之不敢不勉僕年三十有五竊不量力
未衰嚮往極吾生之所之死則已耳若乃時世之所依
昂諶夫之所闕梅此亦螽蟴之過耳要之公論久乃定
耳却報久不得見北方試錄所見者山東順天耳僕此
月里間皆在信州若兄可到安仁僕當輕舟趨謁得盡
披露如何如何倘以為可幸差人一示十三日無使者
到則遂東耳諸不一一

復李驗封伯華書 袁袞

鵬鷖異適小大之情分涇渭殊流清濁之塗判是以巢
父耻唐堯之聘子陵卑漢祖之官何則性之所安固不
可強合也僕于報事曾無一日之素猥辱簡書殷勤將
收孟明于三敗雪曹劄之積耻復欲以朽枯木薦之清
廟廣廈之間意良厚也敢不罄竭愚悃一陳其憤懣乎
僕賤宗也五齡而誦詩書九齡而閒辭賦上自墳典下
逮稗虞亦嘗涉其藩域掇其菁華矣顧以家無擔石室
如懸磬有相如之病而重以原思之貧餬口無謀勉習

明文海
經義畫誦帖括夕覽古文啜菽飲水簞瓢自娛幸得錄
名于有司接迹乎多士自謂扶搖赤霄一日千里纂言
則歆窮天人之奧立業則歆據霸王之畧高談濶視無
復諱忌又以性本疎迂加以簡嬾深衣衽褻弗合時製
虛名無益謗忌橫肆故大學士張公孚敬桂公夢咸歆
締交絕弗與通遠希長孺之茂衛青近鑒李彘之遠國
忠觸怒蓄風憾切齒仄目而僕屹然自是九死不悔迨
乎武庫之災詭言先入械繫請室卒校束縛呼聲動地
榜掠百數自夏歷秋黑索纒七坐卧園土陰霾晝晦不

見日星命危草露顛天無門而聖上垂恩曠蕩宥其大
矣投之于越既而雷雨肆赦獲遂首丘杜門謝客屏居
荒野蕭然環堵有同仲蔚薄田百畝足具饘粥躬操錢
鏹忘其作苦媿乏井丹之高潔而竊慕徐穉之食力桔
槔當戶簞笠在堂於陵雖陋無求于人暇則臨流濯足
抱甕灌園釣輕鯉于芳藻弋文雉于叢藪濁酒一壺兀
然就醉誦季倫思歸之引繹仲生樂志之論蓬首箕踞
從吾所好不自知其不可也昔東方生有言築土為室
編蓬為戶彈琴其中詠先王之遺風亦可以樂而忘死

明文海 卷一百九十五
矣旨哉斯言予復何望嗟乎士安往而不得貧賤哉世
不我知則已矣又焉能隨時浮沉取容當世局趣效轅
下駒規上如禪中虱哉

寄劉雪臺

陳昌積

昌積啟蓋聞椽檀女貞轅櫟所嫉苕華瓊瑤魚目思混
故殊才適召訾之具大道非容身之資也今道圃冠冕
文苑宗工南北蜚英不啻數人大江之西夏羅劉巖然
皆雲和離角異聲同調大雅皇墳左揮右霍是皆女貞
瓊瑤也誰則容之况公春秋列傳偉矣著述誠識究鴻

蒙纂鈎漢漫言自成于一家才寔邁乎三長積也愚侗
嘗想丘明鼎著此傳是非袞鉞未嘗不私詫獨見之確
要嘆知己之希濶也詎知身化數千載獲此良朋為之
布陣展局協例比律使其心神不損幸如之何上者氣
同相求聲比則應豐山鳴鐘雨師澆道姬旦立文立聖
現夢誰謂古今不相及哉故達人思寐乎古昔君子俟
知于異代虞敦商彛更世禊乃奇其模範海桑靈椿歷
風霜而神其枝榦太玄表于桓譚尚嘗習于夏侯品物
文章顯晦有時胤是萬世諷誦列賢亦猶今日仰止左

穀尊嗣劉楊矣達者自信何假僕不肖一二說也夫多
文之士不厭糲梁飛兔之駿長蒙轡策蓋乘除之自然
界限之不爽也故仲尼墨翟之季孟尸氏之貴也子夏
韓非無倚頓卓氏之富也馬遷困頽于漢昌黎偃蹇于
唐近世空同大復官止副使后渠少谷職下大夫皆不
能翕_仁為熱盡其龍睇鸞舉之能也乃今翁則為上執
法矣為大司寇矣自宣擅召虎方叔之譽哀矜推咎繇
忿生之明雖位不償其文章而崇成徽就已度越諸子
也頃者返駕南安道順_道庾嶺才賢難容豈獨今日然樂

天盡性正惟其境于是堂布矣夷夔之武階設澶槃之
梯走杖乘于帷幕稱言偃于几杖賦題鷹隼聊以塞禍
檢尋古方旁事衛生園丁得呂直之廉門庭集好事之
客賢者芝退豈不韙歟記不云乎一張一弛文武之道
也昌積往戴塵容恃好鄉曲操奏鍾儀之楚音得入張
禹之後室天壤殊遇感何可既又家君耄壽遠承雅製
巴里下邑忽來絳水之調聾俗顛氏偶聞韶武之盛豈
不思藏為世寶流傳雲仍耶去秋八月聞解赤舄即同
郭汝才者謀市安道之箬船遠迓元禮之仙舟不幸家

君修其死矣痛哭宇廟諸用割裂邇來守殯孤山杖苴
寂寞太陽職曜劬夕惕矣髻嶺襍磬響銜矣湖波澎
漫駕鸞號矣啖中歎苟聞陰火矣野狐罷鼯啼叢薄矣
哀物悼故云誰之思矣上念先人年踰涓叟賤在蓬藿
生乏素封死不紀于太史非先人之不韙也但不幸遭
豚犬如昌積者耳九天重淵愚罪莫贖每誦陳鴻臚石
內使之傳輒悲不自止一二朋好又以毀禮非孝之言
來相解免以故蓄忿成疾瘧疽發項邪循脈絡寢變奇
症幾同山跗之消瘴誰錫淳于之鍼故賴友人郭濟投

之藥劑叨存支骸淹滯七月尚爾孱脫脫目眩不堪縱曠
氣短不能廣語應鍾之月幸即勿藥荆婦又忽天化至
使井臼無主坐吟莊舄一身百毒痛也如何所以更生
黎閣久缺刺謁而李邕贊儀未申尺寸也罪矣罪矣鄙
衷搖上尚冀起文潞于閑居召富鄭于散地度幾永快
登仙之望不負攀龍之願也郭汝才便冒貢短狀更奏
鄙技乃各言爾志之義以紙為贊之意也函丈廣大尚
計親造不備

上漁石先生書

趙時春

威讐遐裔達鹵駝通旋旌振旅保大定功吉甫來錫行
儉入朝歡洽萬夫休問宣暢况居涵濡之中側聞道德
之風誠忭誠幸第恨癯乎山澤不獲執掃除之役頭目
卒中迅風眩瞽艱于揮翰未遂竭五內之私亟颺于下
執事會劉生自牙和至式詢吾師起居雖小不適寒燠
信順之佑何憂不已及誦教言誨以藏修之宜并及過
當之咎語曰知弟子者莫若師知之至故憂之也切抑
吾師之所以憂僕敢不以憂之故已也知其憂而斬一
云以解之恐悖孔門四子侍側以樂夫子之義故不

自村已聊復一言譬之蟬噪蛙鳴雖不愜里耳而大雅
君子庶幾尚之嘗聞耻辱者勢利之士所羞也勢利者
功名之士所羞也功名者道誼之士所羞也故道莫毀
于詬集名亦喪于流訕勢或隳于刑辟昔宣聖逐于魯
而孫叔毀之孟子道于齊而國人詛之子華違于晉而
燭過阨之此皆大聖名賢之所為卒被庸夫俗子之侮
尚不能解于當時而蒙雪于後世何則勢逼情乖則離
異起羨長獲短則媒囚生物異代殊則枉直明故君子
疾沒世無名而不病人之不已知志士有殺身以成仁

而不避患以傷義蓋夷齊甘為餒鬼耻食周室之粟顏
生樂于屢空耻從貨殖之士下逮萇弘屈平馮參李膺
之徒皆以身為君國之幹卒嬰參夷之禍近世于少保
劉學士俱被極刑此豈非常世之所深嫉而從來之所
企慕者哉僕雖不佞負累于休明之時然幼籍箕裘之
業頗聞詩禮之術長習百家之言馳心于聖賢君子之
事矣大都道行名成而不辱身者上也名成而道不得
行因之以辱其身者次也道無可行名無所成而身受
其辱者宜也無其道而竄其名以享其利者盜也此則

少知自好者之所羞而趨勢利者之所競也吾師度僕
何居于三者哉言乎道則為世禁錮道已毀矣言乎名
則身被大戮名已爽矣言乎身則毀體受刑勢已隳矣
三者無一可而欲使之奔走于臺阜之間伺候于形勢
之門強顏悚體自廁于士大夫之列計亦左矣身為刑
戮之餘詬集之所萃流訕之所浸世之爭名嗜利者猶
欲為賈貨分功之計其慮至深其蓄彌毒加以此地磐
石之宗牙張弦鼓誠恐不測其身已不自救而况敢與
知人之長短哉假令受欺蒙侮此自其分報復循環天

明文海
卷之九
下通理許直隱禍陰譴最烈浮屠老子之徒尚以為戒
况僕學于孔氏身雖被廢其心豈直悻悻然小丈夫哉
孟子有云天降大任者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中人
者困心衡慮而後作安知其所以陵僕者非所以益之
也而遽為是置器也耶今夫田傭賈豎稍有擔石之積什
一之利已能自愛雖有攘臂詬詈之加猶且閉戶而避
之其自視者重而外視者輕也較僕所負豈直田傭賈
豎之比哉乃與爭名嗜利之徒蹴張而發機祇見其惑
也然則僕之必不為此也審矣且僕之不為此其由來

業已久自髻鬣時已不量已分誦書及彛倫綱常之際
便慨然自許每覽忠臣烈士哲人義夫之行則流涕交
頤思得其人而往從之此固吾師所嘗許可僕所言豈
不然哉洎服官政果用性成目覩時變于鬱臆臆激膺
填胷藉全緘口可以免外禍而內患已結于心腹矣自
放廢以來加以寇攘屋壁四立風雨不除家徒凍餒動
值舛戾見為愆尤嬰有天札嗣續未立身素剛強而今
更多疾病患發表意罕所嗜欲雅好飲酒屬文騎騶解
射因此盡損便兀然坐閨閣中如婦人孺子他人為僕

明文海 卷之七
慘怛而僕僵蹇棲遲未嘗少貶身之榮辱不暇自恤人之長短于僕何有哉設僕幸蒙洗錄任百職之末猶當明目張胆以裨萬一至于快心易怨之舉必有所不為夫僕之有所不為殆天之所與也非人也所以深匿潛伏自絕于交際之間者直欲如前所云以遠害自念耳况卑下未易居貧賤衆所侮位微而名高乃譏笑之府故舒修撰之節茹于折運憂太常之囚釀于胥吏李崆峒之釁結于既廢彼豈非世之所指目者哉不蚤自遠引果犯群猜明者睹未萌况其章徹人耳目者耶此僕

之所以離群絕俗而不悔者也天之所以與我者不敢以自棄人之所以加我者不敢以自沮又安知終無可行之道無可成之名而身之耻辱不蒙後時之雪也又安知不足以稱吾師之知而解今日之憂也憤固可啟悱固可發猖狂之言尤望吾師折衷焉不勝怖悸之至

明文海
卷之六
譬之盲子被髮號走以救隣火出門跣步即入坎窞誠
足耻矣過者棄去不復顧眎獨有長者見盲子哀其以
救火故不惜千金之藥大賜盲子令其復明此長者之
恩寧有既乎嗟亡僕往事念之誠可愧耻若此盲子三
年來親識舊游無復一字相問乃又過蒙長者不棄絕
猶以為可教誠欲僕之心復明也已視此長者憐彼盲
子思不百倍耶三年謫宦瘴癘疾病不啻其心苦耳乃
其不肖之身亦已敝矣然未嘗敢以一字聞于親識舊
游亦士之體當耳非以為名高也茲則不敢自外于左

右者誠又服先生之先覺作人長厚慈義之重矣嗟亡
僕生二十年方知學道初以苦次三年見哀而不傷之
體後復閉戶習靜久之雖未凝寂而正念不失又三數
年可自娛樂稍以家貧故出求仕遂挂其名妄粗狂暴
害十六年始及于禍三年中悔艾念此則魂魄動而病
亦作矣乃其初念旋以暗濁嗟亡僕之行履二十五年
之間又若彼田舍郎之積少貲以自殖忽出大都羨中
巨麓歸以少貲往日南朔北朝夕馳騫貲盡窮歸無所
于託栖惶在道復念少貲有如隔世又若夢中今先生

明文海 卷一百九
之憐僕墮盲子之困而不知由僕動狂賈之妄念始又
如此乃作讀所惠三書驚嘆竒作入一悟之門挾百氏
之髓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依此修行可以出世可以經
世無復疑阻矣僕悔艾離索之中得此如前貧田即依
載長者寶車圖營復少資雖為客作嘗得沾丐喜慶無
既如此雖欲拘小諒自外于門下得乎恭惟有道應期
以解世紛吾君得忠靖之臣公卿獲直諒之助士大夫
有持論依歸之地顧僕懷犬馬之心者其于國禎寧不
恋企他日稍得慰倚罔返初服倘不即先朝露當手寫

是寶書藏之眉山中以誌千古以報知己末由瞻接肆
此緬縷惟賴庇覆愆罪不以示人萬

復廣西方伯張鄧西書

趙貞吉

僕通籍始值公出魔海旬數仰揚聲籍甚徒切跂望作
吏塵中所為寔勞搏風御虛會當有時已流彩青雲躡
足從顯懷義濟輔練著聲寔可謂當塗之過才情之極
選而高朗之莫京者也迺屈已庇士訓獎流迹緣及于
僕湘江之濱兩夕鷄鳴抱公話言霍然已病夫僕本為
一飽而出遂違大易濡首之戒蓋荏苒久之已每懷平

子憂生之嘆屢引長卿嫚俗之病寡朋鮮侶跡遠勢孤
祇此蝸上者耳猶悻不自持至一旦卒然犯傷手之咎
則誰非其甘心者哉此僕之大畧不近于道也顧振一
葉無損春顏然人生寔難亦各言志邇來去國愈遠而
悔創愈深何則誠懲昔之不能約已遵道自乳清時徒
取棄遠裔而傷立事者之氣若僕自謂所為殆過甚矣
何所復補矣執事尚期僕以歷長沙弔屈賈乎豈敢終
焉肆情而莫之反乎昨出祠下撫已省咎遠烟蒼水對
之惘然已不令生還客之感又安敢動豪士之嗚乎何

則彼二子者誠自度其才智足以致用故皆戚戚不安
于其棄置若僕則所謂以一飽之故而易萬里之行非
據之為己無所為尤怨若此而又委齒于賢直之後則
適增其戾而厚其愚已耳故不能也僕自度不能如二
子非以為誑也昔張仲蔚自度性不諧俗常使蓬藿滿
門谷子雲則搥筆札以趨猶恐後之矣又豈非二子各
適其適能早自度以無悔于當年而成名于後之致哉
若僕者髮種七矣時既不能如此二子善自度早決出
處于前又不能如彼二子自度才智有餘奪奮庶幾于

棄置之後則將疇依哉江州司馬之投記廬山曰他日
行止進退得以自遂則左手抱琴書右手携妻子以老
于其中清泉白石寔聞斯言僕茲者欲自託以邀福于
諸大君子之前僅竟有如此然亦未敢遽為談也感公
情逮率爾發之惟不令僕復以多言為悔則深以望于
長者之終庇之也

與曹黃門書

趙恒

某海濱賤士少而踈狂長有幽憂之疾其不足以用世
不待人能知之雖某亦自知久矣然所以歷中外官窈

祿十五六年而未去者非但以老母在堂而曰循于升
斗間某之少八九歲時父母貧教之于祿而使授書于
塾師謂是兒俊利當有以折伏之一日跪之庭授之
千餘言成誦命之起又復授千餘言又復成誦頃而所
誦者數千言師為一笑而罷既年十五六自謂此非所
以為學則又間取書中一二窮日夜而思之至忘其寢
食而不輟人曰是子必病矣掩耳勿聽也人曰是子惜
矣某不為輟則又日求當世兵刑漕運錢穀之書而妄
折以古人之意謂必如是而後可以見之于用人指望

而笑曰將以何為不顧也然自某在官也吏人抱牘滿前積之盈尺俯而讀之能四五行俱下仰而思之次第以對人有不中宵縈者鮮矣嗟乎此固所以病也而亦所以不病者也某教江西時屬今摠制舜澤蔣公評其文而謂人曰才乎才乎固自別乎此舜澤公之言也其愛某也眎其子為丞南太學三年而當今吏部松溪公之為祭酒指諸生謂曰當觀繩愆君之經濟為主事而司倉場之出納存乎留都士卒之口者不敢自蔽也眎司篆歲餘則嘗申部運之規而來十餘年不至之方面

磨筭于部庭卻咸寧空運奇國之折也一日而為空虛內帑留數萬之儲穀米不足而濟之以金口不足而通之以穀米司徒公旦夕立之于傍筆而與之語前後章疏數十上必出某手而後定它人不與也謂軍士不宜俾輕易得後湖之版籍以詐害于非其鄉其族之村民駁回參贊之堂咨因而大詬某于六卿之前進退是如也時無今陳芹山公者幾不免于危禍已而自後湖來者盡得軍人之情以復于直齋公而後歎曰吾固聞趙正即今不復訝矣某又欲疏為江淞復布絹折色之規

以蠲內侍之誅求一時察友為之動色疏正具未上而得運同之報芥山再作而歎曰奇才難得某為出涕曰翁在邊陲則某伏劍來歸矣翁在台司當為翁及門而獻策翁不以為狂也某聞天之生人有所限亦必有所縱君子之用人有所用亦必有所棄如某者若棄其短而用之則亦何肯遽出入下哉今得滇南七六里之即遠在萬里之外鳥獸犬羊之與居尋常自好者薄不為也乃不自愛重屈膝于諸公之前中心耿耿亦以宇宙內百年此身思竊自見分毫于後世耳今未察其志氣

施為之如何而其眎之也譬猶鼓策播精以食于人如莊生所稱支離疏者此其所以燈下自憐撫劍而歌恨蚤不焚告于逆旅之庭掛冠金馬之恒而去者也某之于明公雖嘗久仰芳聲而未望見眉宇日者以滇中諸吏拜于堂下聞其事而悲之登之堂而問以所學欲援之泥塗之中而升之几案之上者憐也也諺曰人不易知也人亦不易若明公之知某又何其易也士固屈于不知已而伸于知已當其屈也如昏如瞶踣也涼也以遊于世者豈獨某哉及其伸則揚眉吐氣思欲乘青雲

之上而為霖為雨以施于世某今屈伸之感豈易上對俗人道哉昔者以諸吏見而未口出一言明公已知其非愚也今日雖千萬言而不廢明公不以為狂明矣是以敢盡其言伏惟憐其志而加察焉

與何仲默書

孟洋

洋頓首言仲默賢弟足下比見家書知足下其道大行甚慰仲默視僕初志如何乃今事與願違殊愧同志足下能察此否自八月二十三日蒞任巡歷荆岳歲晏返省正月二十一日偶感于事遂決歸計即夜渡江無一

知者天明泊漢口始移文總司當道皆遣官致書追留至再及僚友親自攀挽竟不能止矣二十七日道遇家眷同歸二月四日達鄉里恐足下聞之駭疑為書以布衷曲當是時即同僚僕吏無不駭者仲默固知我恐亦不免耳古人有薄軒冕而不顧輕富貴如浮雲僕何人也乃敢望此然私情不同勢弗容已揆乎輕重之際究乎可否之極不待賢者而後能也槩言不宜歸者三不能仕者七酌而論之不得不然親在歆子顯仕不宜歸一也家貧俯仰不給近雖少置田貸人者過半需祿以

養不宜歸二也年未四十雖無所要亦未畢所欲施此
不宜歸三也僕凡思此三者審矣其如不能仕者有甚
于此哉老父今年八十有一即且健人子之心詎敢恃
耶老母少五歲業已憊不能自卧起迎養不可復無所
托悠々仕路何為止期此不能仕一也僕生而脆弱不
禁煩苦三十一已見二毛前年嘉興病濕幾不能起官
情寢息今更不已衰稿日滋既歸尚可逸情定神休養
性靈少延歲月耳不能仕二也方今寇盜編江湖之間
守吏貪虐十常八九素乏摘發之智又無驅剪之術坐

視素餐寔所不忍又上下喜同不欲作事即有一二舉
革囂然議起德不孚人誰能我諒安以受之又不能堪
不能仕三也湖廣連歲兵荒民物困極無名誅求出自
權貴殆無虛日固嘗陰奪力制彼之積怨有俟而發又
荆州課廠新設中官恣橫暴民尤甚與之持久必至搗
讐夫臨事避難勇夫所耻足下視僕猶能如昔者下吏
以貽親憂即自度不能安可苟處不能仕四也上下交
際雖君臣公嚴自有定體有司承迎獨過其則若勉強
從命則顏頰骨慙稍有不齊同輩已厭之矣厭之不已

明文海
卷之八
諧毀技焉賢不肖靡察于此焉定即無意于微榮何苦
徒取辱也此不能仕伍也且僕量既褊狹性復疎易仲
默所深知也平生不矜小節耻為曲謹又好飲酒言語
無忌平居與人交談常破肝膽見人有過好為面折或
有事不可意便至狂發不顧利害無自飾之行而有好
盡之失以此數端處今之世足下以為可免乎哉萬一
無是理也此不能仕六也朴兒少頗慧四方奔走失教
年長日愚僅此一子俾之無所成立非父道也既無濟
于時又賊其子兼失之矣此不能仕七也旦夕自處情

煎心裂卒有感觸計不可解此但可為仲默道耳夫人
有詢托辭以應可也違養志之常道缺滌澣之餘甘僕
之罪不可原矣學有所未行才有所屈僕豈無是哉時
艱智短亦或然耳若乃立奇行以沽名掩穢跡而棄世
固僕平日所深疾乎時人不敵以自居久矣仲默能諒
之乎足下體不世出之才抱有有用之學量足以容衆而
權足以濟時惟宜平志酬物行道是圖天下所屬望不
可不勉矧清貴之秩以斯文風化為司桎梏無所交于
目塵分不能犯其慮俯視僕之所居而方其所負豈可

同日語哉惟仲默察之無惑二月二十七日洋再拜

與沈君典諸子

一別足下遂非勞人東還內戒行李外接賓客終日馳
逐夕至漏下四五鼓不得休去冬十一月初四日始得
奉老母涉潁又執掌可知也坐是久缺修問我心殊勞
潁故自小邑不謂又彫敝不可言延城廣袤三里寥落
數家一所鎮與縣官雜治軍三倍于民城中所官專制
縣大夫莫得詰非一日所鎮家人至騎馬與縣官爭道
其家之瓦覆而崇墉者問之皆千夫長百夫長家編民

僅七七室草屋泥垣蔽風雨而已城外塊然荒土如掌
大景于何有惟枯楊數株霜雪玲瓏然如玉樹可為娛
玩蓋東折而入于壽州北折而入于潁州此蓋潁壽間
一村落東北去潁壽二州治稍遠故別置一縣治漢稱
黃霸所治潁川及灌夫家潁川者今河南汝州非潁上
也唐宋所稱潁川為歐蕪宦遊處者即今潁州去潁上
尚百數十里而遙蓋北不近箕潁東不近濠梁淮泗而
自為一村所謂塊然荒土如掌大者爾無所取義矣史
稱管仲潁上人今潁上有管仲墩然攷管仲墓所在山

東舊誌所稱諒不誣或相齊後遂家山東死即塋山東
爾然潁上舊未有管之祠潁人之不好事如此哉邑小
而民貧征求作苦民日以不堪又界潁壽間為汴泗孔
道車蓋供億不絕不佞以去冬十一月二十六日蒞任
之日緋衣皂蓋逍遙乎須臾即衣敝衣出城馳數十
里扶伏道旁迎貴客貴客呵聲如雷使人魂銷村落數
家舊猶不失本業且俗織嗇無華足脩饘粥近歲為大
水蕩析民以縣罄又土燥不宜秔稻蔬菜僅有豆麥鷄
豚四種鷄豚又味瘠蕩不可食不佞今下車禁鷄豚一

無所市日麥飯一匙而啖乾葫蘆官舍頽垣敗壁大風
灌室號嘍不止老母苦寒夜起不佞手藝蘆葦細君進
湯汁土風誠然淳樸不復知官府禮法其最者言之可
為諸君長安抵掌之資不佞下車之日舊令舉公燕亡
不佞堂上盡召城中千夫長百夫長及數輩龍鍾而皤
然者為鄉老博士及故縣尉丞州司馬至有頂儒巾而
青袍者稱故上舍皆與不佞南面分席而坐堂上惟舊
令下坐稱主人縣官不知所出旁一吏對曰故事明日
不佞舉公燕酌舊令諸君復來不佞方與舊令為交盤

日夕不得休命從人治酒賓館款客盡徹門者爐火庭
燎佐客驩又時遣人謝過諸君至二鼓醉飽盡驩遂
相與約無待公燕奈何以交盤故慢客私開縣門不告
而去詰朝縣官猶令人持帖子謝過也不佞今遭人無
短長惟罄折而又善謝過疇謂屠長卿終翫離人哉然
于行公法則不敢介矣此大都猶其小者也其最不
可為者城臨大河上廣十丈深二丈許先是去城垣猶
稍遠歲遭大水壞堤水漸迫城下今去城僅二尺許今
年三月春水時至或夏秋間淫潦則城垣不復可保民

其魚乎奚官之為也危在旦夕方修築河堤邑無木一
石取木石當于壽州二百里外度支盈萬金邑中一無
所出而日奉上司之督責甚棘前官業已脫走今至不
佞將安所逃不佞雖日夜焦勞蕞爾小邑寥落數家計
無所出今方出廬外舍與土人多方區畫盡出縣治之
瓦石以義倡百姓家借一石諸州履泥垣又苦無石則
取敗石伐枯楊不佞方且身褰鞢與土人同操釜錡列
在負擔日遠行百里而夜令人從門外報太夫人以無
恙百姓見不佞忠誠人亡勸也嗟乎疇昔搦管清言屠

生今一至此哉不佞以前歲馬上馳二千五百里入京
師去歲間闕抵家又間闕奉老母渡淮而北喘息未寧
又走壽州中^走都走滁州走淮泗走揚州謁上官而歸遂
興此役迄今形容枯槁手足胼胝又為風雪所侵蝕鬢
髮種^上作枯松狀雙耳黧黑如木箇鼻促縮而善涕昨
方庭謁上官踟躕無奈涕何蓋不復曩昔白晢楚^上屠
生天乎其以我為^時疾也誰令聽之故人良苦始謂數字
聊寄相思不意臨書遂不能止勉旃先生努力霄漢

寄姚孟常太史

楊漣

數疏皆弟當日所以來謗罪案也而出疏之故皆有一
段苦心無非欲杜漸防微得冲主安妥而不肯言激語
與人相駁寧拚一官而歸豈真不能爭不敢爭乎哉當
時同事再無主張弟歸者今猶有謂臣當發明一番不
宜急歸弟則以為寧不爭而今日受謗為安偶有感慨
于素辱肝胆之前不覺一迷當日心事他人則無屑^上
開口笑憶庚申八月十七聞皇親郭家振王天麟言先
帝危甚鄭李彼此交番封后且共欺先帝討上照管事
甚可危某謀之左道長左欲上疏漣曰此事不可以口

舌爭當倡言于朝以滿朝公卿氣奪之曰于議神宗謚後促周太宰以帖約鄭養性及諸勳戚公議于松棚下諸議具公正連以兩語告鄭曰今日只兩言而決一請貴妃移宮上長矣無俟貴妃看視外邊傳言從乾清宮不出轉疑轉多今日即移別宮則疑息矣不然他日有事未便一請君代貴妃上一辭封后疏使他知妃之賢亦知君之安分鄭養性唯上連隨又言曰今日衆老先生在此不必上疏多言妃賢者聞我等言定即移宮定辭封后衆既散舊銓欵上疏連言但上問安本請皇

長子移宮無及鄭一言鄭慧人也今夜定移出宮不足明日早鄭果夜出宮矣時八月十六日也十八日養性上辭封本中有治命語而十五日夜轉封太后旨仍在閣未繳還也十九日養性送揭到科未見傳封旨下二十日聞先帝疾甚連私念鄭雖出宮而李日在左右萬一彌留之際前諭中旨再傳串作遺命即百章交爭何益成事且署禮科事者何人因在科草疏大列鄭前後謀危宗社事即死何辭已思臣子不在成名要在濟事且臣子事君亦當諱過若外邊傳言進御事雖備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九十一
鄭之惡尚在哭臨或不至此入之章奏臣子何忍出口
或中其所諱反堅其所封是我為助鄭催封矣安知
上之不能覽章奏而但存此一段忠憤議論哉故削去
諸惡款以進御之言並歸之傳聞崔奸流播使上悅
而暢覽或得停封則吾事濟矣不在批鱗也疏既上亦
自分崔方用事李既庇之盧受李進忠等豈甘免死
上復病不覽文書方又為崔秘契一發票連豈有全理
因歸寓默檢一應行李封識付在一處並作書別老母
妻子只待旨下詔杖耳三日忽傳宣兵科仍傳錦衣衛

傳閣部吏科河南道徐少樸忙甚孫少伯使人尋連于
東邊拜客地方既入朝宗伯迎語連曰大洪何為上昨
日本不聞今宣校尉乎恐上怒連曰崔奸寔悞上何
忍不言不再更慎醫藥老師不必為連畏死既至在掖
門下周太宰隨語曰我前日止言鄒內官傳鄭進宮人
上未御並未說悞醫連曰此中外共傳何以不知比
如連是老先生鄉里後生或為家人共醫生醫壞亦當
詰問家人責治醫生另請看治若過門不一言是無人
情何況幾百年未有人聖君忍在奸醫上壞不一開口

且漣前署禮科如封太后事母以子貴非嫡母生母要封太后何意此諭在閣萬一內閣從史遺他日之禍滿朝無一人先言成何顏面今日召對死即死耳不敢不爭已內閣方至是時劉韓二相公極卜方得旨召同入周太宰孫少宗伯向方言今日特召楊兵科恐為昨日本事如何及望為開解方曰宮中事原不好言今聖體違和恐怒不測須楊公認一錯周孫傳語漣曰今日今上幾百年未有堯舜一旦明亡為奸醫悞壞許世子不嘗藥尚謂弑君今明知而不言相公尚謂我錯且鄭貴

妃子非天子何以要封后前諭何以尚在閣中此等事如此含糊彼引燭焚詔道是李沆不可此是何人我不要做亂臣賊子不錯周太宰曰大洪方老先生是好意漣曰豈不知是好意只為我惜死耳傷寒五日不漢則死上有何可怕只錯字說不得既進乾清先帝意甚悅目漣者再指今上謂他的事要了伏侍人都有了他倒好了封太后事已停了是時台省各候宮門恐詔杖款上公本救見弟出乃共喜慶今小人并言係內相叫進四十歲皇帝從空叫一官進豈先帝亦今

上冲年乎 先帝召對美事而蒙之惡名不知此曹子
是何心腸然連寧事成而得惡名不欲事不成得杖有
好名也當庚申九月初一鼎湖泣時諸大臣候方相公
不至共商量將 帝託選侍黃司寇且欲跪請李出大
家磕個頭兒交付 皇長子弟既惡言厲色爭之已請
上出文華殿蒿呼後衆議即日登極弟想 先帝當
日只為鄭妖在宮進藥進女伏大隱禍况 先帝雖受
鄭積威而名位久正年且不少又復練事尚不能出二
妖交搆毅中今李既積威中官只知有李何知有 皇

長子即 上亦積見李侍之尊寵何知敢抗命今日不
發明宮人天子名分令人知有皇帝將李侍移去別宮
則 冲人一落婦寺毅中仍前進女進藥隱憂尤不忍
言而蒙蔽專擅禍豈小可故衆人言要登極弟力不可
在外各官各已朝服設朝入宮夫嚷謂此如此如何
等到初六黃司寇言我等欲今日正位只是某人不肯
衆共惡言厲色加連只爭一打劉是菴亦忙甚謂連曰
今日正了位心上穩些如何弟曰今日事只在處之安
不安不在登極不登極且問今日所謂凶亡危急者何

故若處得安即懷抱中何妨處不安一項翼善冠不是鱗角儘有做了皇帝有事者議乃定然衆人終讓弟不是即浮丘亦以為言弟乃密語前意左即欲上移宮本弟曰還是公疏如前日要鄭移宮機括乃好因向周太宰言之周曰先時衆老先生要以皇長子托李氏議已極確因大洪不肯我想大洪當有見故爾相依今諸老還說上付李為當又将如何漣乃深語前後原委必不可令李在乾清老先生當會九卿上一移宮公疏但言李婦人有女御往來于血氣未定者未便云云及移宮

旨下母子同居說出李進忠初四夜逃初五猶無移宮意漣夜過姚孟常商定一疏入爭未及寫乃大急爭意漣至出惡語要與李死太廟前可憐此時只一劉相周宰稍幫二三言餘皆納頭背立若相挽者此事只是漣一念迂忠及姚左兩三人互商後乃曰通王安為之王安却亦得此好名其寔未相聞也後漣語孟常曰此事我當扳出寇成王作何買我口方好嗟云我輩一點血心只在為君父遠禍防危有何別為即為名之念亦無且事在無形之先消弭只見多事有何好名相加當

初若安上靜上無造入井雉經許多話說連聖諭亦無從出小人反謂我等多事將良心天理安頓何處自雉經揭出衆共憤謂連當有言無怕惡口又似輸服連想此事係上心上隱痛連一言彼必閉一闕微聖怒必處人冲聖初政連何忍處言官自我手滑况此事一開口彼此定起立黃亦不宜少主御錄之初言路彼此聚訟啟厭言官之端我輩爭天下是非不爭一已勝負心跡移宮事已成李侍恩禮未失功與罪隨人說去不必喋喋也及賈再有根揭衆又謂弟當爭且云彼中

已織定羅網相縛不動一動就死不可連猶執前意也後遇公周延太史亦謂移宮事公當說上連告以前言公曰我非從身上起見今人既傳李侍雉經皇八妹入井賈再有揭又不見一人說誰知賈揭為子虛而此說從何起上移宮主移宮者誰安得不言雉經無甚干係若入井則上之友愛謂何宋家燭影斧聲之疑畢竟是當日無人說破乃不得已上此疏既為賈遞過或恐相及末一段還請加恩又原入聖母亦喜連之心亦苦矣豈期聖意過聽當時且有令閣臣撰手勅獎諭其

忠事連聞之驚語孟常謂政府當急繳還彼中見安選侍題目既破又添出居功一段說話衆人要弟辯爭連謂何必爭但一引避去位免起立黃至于拋却一部科還說居功不知居的功在何處乃至今日猶耿耿不已無非謂當日叅晉江破却三大事未做得成舊刑部不得代周太宰又面斥刑部跪奉李選侍之說曰我等無故跪婦人送皇帝幾番大恨未消其是非謂選侍也

